

蠡

海

新

境

界

舍利子

下篇：力爭上游

陰陽是相對的，但也是統一的。統一就是和合——順也；相對就是抵觸——逆也。難者或曰：「陰陽是統一，何以亦有相對？」曰：凡是相對是兩者之相等才有相對，相對之一半曰陰或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這其中只有小瑕而無大疵，故不能言相對，亦就談不上相等了。相對是以性質言，相等是以差別言。相等分二義，一是異等，一是同等。同等如陰中之陽，異等如陰陽相等是異中無大小。相對各半。人生善惡相抵銷的時候，是待機再動的前奏，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前者是渾然境界，後者是已然境界。渾然是已然的開始，已然是渾然的昇華。人的命運處于渾然期中，如同蛹之在繭中，時之在夜中。涉水半渡，待進方已。君子明乎此，慎始而善終，小人反乎此，故多禍人之求法修道，亦如之。

世之沒有一善不修的菩薩，亦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理，基因于維護人心善善不絕，真理進行演變不停。此所以「力爭上游」者也。佛家之輪迴、因果與科學家之種瓜得瓜不謀而合。輪迴，亦即週期性的代表，循環性的說法，要是說「迷信」，不在本文論列之內。筆者也不談迷信、不聽迷信、不想迷信。

研究「華嚴經」，以上在心理上、原則上——亦即認識與態度上亦有俱體說明，今再述者，是研究環節上的幾個小關節：是一、是全、是次第。

講一，它有俱體性；講全，它有完美性；講次第，它有輪迴性。

因爲宇宙是動的，生命是變的，生活是曲（曲線進行）的。生活是矛盾的、彼此的、相對的，不曲就不能通過，不通過則停滯不前，膠着乾涸矣。中庸曰：「曲則全」。如生命不變，看法亦不變，作法亦不變。天地混沌，永無白晝，細胞不經過日、月、風、雨的刺激，也不會借媒介而醞釀、變化。蟲卵之生蝴蝶，精子之成人體，鐵砂之成巨輪、火車、飛碟，變化使然也。宇宙不動，證明太陽的熱力失去吸引力，各種星球的運行控制力也喪失常軌，天地毀，人文亡。而人體心臟機能與血液循環也不是如此這般嗎？大小不一，活動之原理都是一致的、不息的、調整的。

善、惡亦物也，它是由有感生命而形成之無感生命——含着時、空與人生的一部份，既是與人類有關，就無可逃于天地之間，無可逃于天地之間，就有生、住、異、滅四度過程與動變曲三個階段相互激盪影響而成爲七度宇宙一個整體——元化的多元論，多元化的一元論。反覆道也，「絕對」沒有真理，真理是由比較、淘汰、競爭得來，那麼優劣、好壞、長短是決定真理，取舍的佐數了。優則優之，劣則劣之，這是一時的人爲權宜之計，本體上不計較這些，本體上那種動是本能的、無心的、自然的。與人力正正相反。故人力這種動與變，也是因人、時、地、物而動變的。一人一是非，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個口，兩個說法，足證人世之事是千差萬別的。佛家有不壞差別，就是人生的正等正覺，此等由無師智來，圓覺智終。這一「覺」，完全與萬物同其終始，無掛無礙，無我見、人見、衆生見的眞空狀態下，生出「活菩薩」的悲願、智慧和善巧來。

奠定形上學的眞義在吾人心中，於是萬法通于一心，真實見于一毛。能于此，塵中，不爲物役；清淨，亦得真實。看看釋迦

佛有何說法。他說：

「菩薩有十種生處，何者爲十？善男子！

1. 菩提心是菩薩生處，生菩薩家故；

2. 深心是菩薩生處，生善知識家故；

3. 諸地是菩薩生處，生波羅蜜家故；

4. 大願是菩薩生處，生妙行家故；

5. 大悲是菩薩生處，生四攝家故；

6. 如理觀察是菩薩生處，生般若波羅蜜家故；

7. 大乘是菩薩生處，生方便善巧家故；

8. 教化衆生是菩薩生處，生佛家故；

9. 智慧方便是菩薩生處，生無生法忍家故；

10. 修行一切法是菩薩生處，生過現未來一切如來家故。」（註五）

就古人之語，讀古人之語，以其同，比其同，以其異，論其異。可見其類之秀者，分別研究之。以其同，比其異，以其同，論其異。可見其性之劣者，分別取舍之。性者近人、重質、重體；秀者近物、重量、重形。真實見于一毛，是言性；一毫觀萬象，是言物。人物之間一種協調的媒介，曰「事」。凡是用心力、臥發生輔導作用以達目的性，而探其究竟，名之曰道。此人來之無極，歸之有極。所以研究華嚴，人、物、事，三個要揉合運用，三歸一，以無我之心與無私（道）之心合，是之謂「我佛一體」。因素、步驟、智巧安排不妥當，任憑努力到白頭，如同交友，白頭如新。是以佛的兩大動脈曰慈悲、曰智慧，智以觀曲直，是世間法；慈以說圓覺，是出世間法。沒有出世間法，精神沒有終極；沒有世間法，修持沒有根底。人之修持，藉賴肉體；肉體生存，依靠物質。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靈魂是不能修持，正如油藉燈明，油不能自明也。人體是燈，油好比靈魂。魂一離體，如油離燈。善學者，當知此。鞭策法制，只是一時，牽馬河邊，強就之飲，不可得也。人生，治生不離于事；修道，不離于本。本者，性也，事者，能也——作用。事情發生作用，人才

能生存，能生存，才能修道。提高人的價值，增強人的活力，怎樣生活？以建立現體，現體立好，才能發現道體的正確性，順至發展人性的終極性，前後照應，生死兩途，如同一轍。孔子的不知生，安知死，有由也。西方的思想派別因人而異，只有分而不能合，只有下而不能上，是人當了物研究，以狗體推測了人理，此大錯又錯了。東方有人以爲新奇，是捨本逐末，西方雖有信仰與修養，往往作「間諜」、吃「人精」、攬「團體」……。以信仰爲名，以損人爲實，傷天害理，而自不知。以作者論之，他（她）們絕對的不知，何以故？因爲他們的傳統是分、風俗是亂、而所學又是假果爲因。這種學問永遠不能與東方小乘的儒家法家、大乘的道家墨家、超大小乘的上乘佛家相比。如佛家的不殺生、不報復、不分別——圓融無礙的超世間作爲，是西方沒有的寶貝。西方人不能接受東方人的思想，是生來就缺乏這種環境的薰染故。境染，是迷人的動力，亦是俗凡的溫床。環境造業，十有七八者，以此。東方之亂，由西方導之，又由西方捕之，燈下捉影。捉誰？仍是自己。而燃油受罪的人却是東方。東方人之常吃苦吃虧，基本點沒有錯，錯在重人而輕物，于是西方人看準了這個弱點，將東方的物變成事——製造口舌、物量物能，來腰斬我們自己！既痛又惜！這就是研究佛法的一面倒了。採取以佛法爲心指導原則，治人的儒法家之人本主義爲右手，採取西洋物理之實用爲左手，則佛法如大海，流遍全世界。

釋迦出家目的在渡世人出苦海，世人不察，信佛想出家。大家出家，誰渡人出苦海？是以釋迦要人發菩提心、深心、諸地、大願、大悲、如理觀察、大乘、教化衆生、智慧方便、修行一切法，以求此說的究竟而達到妙行的目的在于菩薩、善知識、波羅蜜、妙行、四攝、般若、方便、佛、無生法忍、過現未來一切如來真實義。

善惡本是一體，只是一成一毀，一起一伏、一直一曲表現其現象、醞釀其種性而已！可見智見，不以愚明，但是「力爭上游」這條路，永遠是整體的、明暗的、輪迴的。輪迴的，故有循環性；明暗的，故有起伏性；整體的，故有統一性。這些原則，可

感之于天地，可見之于事物，見之于事物，真理不貧乏；感之于天地，信仰不貧乏。那麼這種可見、可感的常識，散見于佛教的經典，屢見不鮮。常人不知，「欲」害之耳。就深明學術——當然指高級知識份子——的人也茫從下手何也？一是心存我見、人見、衆生見，二是爲習所染，好標榜聲名、好假藉證據，三者「欲」爲之首。于是「如此這般」的人佔的面積如全台灣省的山丘、土嶺，而「不如此這般」的人像千山萬水環抱的玉山。研究學問如同記載歷史，必以「奇」者爲是。凡者捨之。何以故？因爲奇者有代表性、俱體性、不同性。玉琢之，而成器；日出，先照高山，其意義自然不凡。

有生命的，自行運轉；無生命的，相互運轉。相互運轉者，物理也；自行運轉者，性理也。性理者如聖人、哲學家、宗教家是，物理者如星星、月亮、太陽是。故星球視颶風、地震、殞石爲機器中排洩的廢氣與廢物，聖人視天災、人患、顛沛爲打破僵局控制社會的必然因素。是以大海容納百川，君子不計小人，勢也、理也。佛法之偉大，不在提供人什麼，而在激發你選擇可用的原則運用適切的方法達到——表現出聖者的胸懷與天地參、萬物一的境界。不如此，不足謂之道、謂之法。法，有而可學；道，無而可感。感者用心靈，學者用耳目。內外相繫，才生出「中庸」的道理。所以人生「不要昧掉良心」，是指無形而言；「事實勝於雄辯」，是指有形而言。人體有陰（靜）脈、陽（動）脈，做事有道理（陰、無）、事實（陽、有）兩相配合，才算得體。否則說好半天，說不一個裏外、上下來，故美國人學英國人「以高價買學問」終使科學冠于世界。蓋有學問的人，能對前因後果談出一個二而一的道理來（註，言一而二錯，二而一對。因爲佛法是多元的一元而「二」——第一代表因，第二一代表果，因果相連，理事爲一有濟實用不落空談，不費解說。）

凡事用勢的，甲用于乙，乙之身退而思想不退。只要——當然的、必然的——委曲求全，循理而行，甲必爲乙所敗，何以故？暴雨不終朝，狂風不終日。凡是人用于自然，人勢有限而自然無窮，人勢一出先曲後直，自然先直後曲，天道無私，常與善人

；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舉：凡是人力用于自然的——民，61、8中旬，貝蒂颱風來襲，十二小時超滿石門水庫水位二四五公尺。於是管理營運的熊汝統力主放水，淹得蘆州鄉水到二樓，事後強調攔截了八千萬立方公尺之洪水。照壩內來說，多了就放，談不上攔截；照壩外來說，放水可以攔截海水倒灌之說，全係自欺。因水之出衝力造成穴道，海水的自然力受到某種程度的突擊，如猛虎受驚，反道而行，成爲分道揚鑣的廻漩力。較之海水倒灌厲害十倍——因爲這是負薪救火、助紂爲虐，因爲水不能委曲求全，也就是說熊君不明白水「先直後曲」的道理。人以智勝，物以柔勝。此天經地義之常軌，時人張宗良博士（師大校長）曰：「西方文化解決人生問題的路線，是要征服自然，來滿足人生；中國文化解決人生問題的路線，是要修養人心，來順應自然。」（孔孟月刊十卷十一期，民61、7、28）宗良對西方文化解決人生問題的看法完全錯誤。此話別人說之猶可原諒，張先生說了害人非淺——因他是一校之長。信田雖非學科學的，但根據常識推理，如地球圍繞太陽這是事實，而欲探測太陽的氣流或風速，必先使太空船從地球的軌道內飛行接近。第二種推理：假如太空船欲離開地球的軌道內升上外太空或由外太空飛升另一星球時，無異地，要發射另一次二次火射離開地心吸力，同時也要重新調整各種操作，以適應各種新情況，像軌道、調整、適應是「因應」自然，絕不是征服自然啊！西方人偏重在科學的研究，用各種精密的設計，是「智慧」的範圍，談到智慧而不能直接用武力解決，就不可謂之「征服」。如航海、登山等，稱冒險則是，稱征服則非。「征」是我用武力去，「服」是彼以屈服來，人對有生命的可說「征」與「服」，對無生命的則不可說。西方人登月球不會比四千年前我們東方人「仰觀俯察」困難！我大禹手足胼胝在外十三年三過其門而不入，終能「鑿山導水」而有九洲，我們的老祖宗如此大功，尚不敢言征，今西人乘機器探測自然，何能言「征」？他能使石頭認輸、海水倒流，我才承認洋人放屁可香、月亮長圓。地球上的仍舊，天體上的何異？要談「征服自然」，先在見處做起，收雲、放霧、止雨、停雷，我活到現在，

祇見書本上的神仙，未見人間的實踐。老美科學發達，一有颶風、地震、海嘯，他們先逃走，這是不是「征服自然」？假如住進月球，仍免不掉運動中產生的影响，其處理經過仍與前同，故人對自然曰「征服」一詞，仍是不必執迷。人對地尚不敢言征，人對空何能言征？以觀察、感受言之：西方人重物理，故好向外對自然求認識（有大）；東方人重人理，故好向內對心性求瞭解（無小）。

做任何事情都是講條件的，沒有條件就是不可能的，一張小學文憑尚需六年時光，要想得道談何容易？如人走路是有條件的，條件是腿。如果倒過來以頭走路是沒有條件的，故不可能，就是練到老也不可能，何故呢？首先在生理現象是逆行逆施，其次頭上又無像蛇的疊紋爲足，何以能行？佛法不離世間，以此修行，得大利益；以此講解，是大法要；以此度人，是大菩薩。如此生于世間。人間無處不是樂土。莊子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又曰：敬鬼神而遠之。這二位大哲人教人不必太接近鬼或是神。總要保持點距離，作客觀的評價才行。一個人生不求名于朝，亦不求利于市，捨人生而不爲，自私自利，當面好話說盡，背後壞事作盡，這種人能騙一時，能騙永久嗎？能騙少數，能騙多數嗎？活時是自欺、騙子、壞人，死時是惡鬼、地獄、畜牲，這就叫做「自作自受」，「種豆得豆」。

人生是相對的，人生是一條橋，這頭是生，那頭是死。生之

原理莫名其妙，死之意義糊裏糊塗，一生一世，如同朝生暮死的蜉蝣。

人生是解口袋、走口袋、出口袋。口袋解，很難，故須學；走口袋，靠自己，故須自強；出口袋，須決心，故須堅定。

惟有堅定，才能衝破生死關、十字路、煩惱層；惟有自強，才有自覺、自由、自存的把握，惟有肯學，才能明體達用、舉一反三、聞一知十的功能。佛經雖千頭萬緒，但是說「一」不二。一者心、佛、衆生未嘗分歧。衆生，指凡有生命、無生命的；佛，即釋迦佛；心，即我心。佛經注重一個「心」字，原因是：心能思索、心有含蓋性、心有無形勝有形之功能。小身顯大身，少

身顯多身者，以此。

研究一樣學問，思考一個問題，忽視關節，就不是一、沒有全、沒有次第。因爲「關節」是火車頭、一是形式上的一貫，全整體上的一致，次第是運行上的秩序。這樣社會才是安全、進一步、繁榮的。

我佛，好比是火車頭；道，好比是鐵軌；法，好比是車身。護法、修道二者是一事之兩面。不護法而單修道，如同只鋪鐵軌而不籌備火車，道亦何用？道不見之于民生日用，生機滅，天理失。不修道而單護法，如同英雄無用武之地，必須鐵軌、車身兼備，再銜接上那收煞自如的火車頭，我們得救，功不唐捐。否則，人生德不積、學不求、功不立，以手拉車比肩火車、土坯比肩須彌、白丁比肩學人，可乎、能乎？不可則止，不能則學。國運方有轉機，佛法方有盛行之時。

質言之，能者居其位，彼此協調，各方配合，是人類之爲人類的一個總認識。

無論行、住、坐、臥，人、我、事、法，都要本于「因應」與「創造」，才能大有大成，小有小成。蓋創造以言無限，因應志在有限。所謂「無住生心」、「不執着」也。

我佛訓導世人，法度無邊，而慈心不變，對於各色各樣的人，他都有不同的訓示，而使之達到共同的目的。

我佛開示：

「於諸衆生，隨其所應而爲說法，佛子，菩薩云何於諸衆生隨其所應而說法？所謂知其所作、知其因緣、知其心行、知其欲樂。」

貪欲多者爲說不淨、睂恚多者爲說大慈、愚癡多者教勤觀察、三毒等者爲說成就勝智法門。

樂生死者爲說三苦、若著處所說處空寂，心懈怠者說大精進、懷我慢者，說法平等。

多詔誑者爲說菩薩其心質直，樂寂靜者廣爲說法，令其成就。」（註六）

我以前說過，佛法是多元論的一元論，諸如動機八萬四千法

門，是其多元；而目的只爲慈悲，是其一元。「於諸衆生，隨其所應而爲說法」而有研幾萬物理，究盡天人際的胸懷，其小乘的人爲主義，不遜孔子也，其大乘的超然態度，概括宇宙也。這與老子的人心危，道心微是不謀而合的。佛道兩種思想，猶如兄弟，佛家之修道與道家之崇尚自然。是不分軒輊的，由于道家大部份的思想近乎儒家，而老子平生亦是任「守藏室之史」的。老來西渡流沙，一去不返。而我佛二十九歲前，過的是王族高貴的物質生活，目睹生老病死苦，是永無止息的。于是年十二月八日夜乘馬潛出王城，于菩提樹下結跏趺坐。誓曰：「不成正覺，不起此坐。」夜見明星，觸悟道體，遂通一切種智，爲大覺世尊、天人導師，時三十有五。開始週遊四方，化導羣生。爲衆說「華嚴經」。終能「力爭上游」爲人中人，聖中聖。

信田按：凡事要合乎邏輯、常識、法理，信之不疑，行之必果。至于云佛十九出家，三十成道，不若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歲成道可靠。何以故？蓋十九歲之少年，縱是「先知」，先知是石，石中有火，若無「後覺」，後覺是鉗，鉗擊火出，道之與人，應運而生，不離世間故也。大澈大悟，是由大享受、大理解、大反省中來。佛出家是捨王位、棄妃子、別親疏的，來到自然，向大地接近，以草木爲伍，以蟲鳥爲伴，若沒有生理上的成熟、生活上的閱歷、理智上的判斷，何克臻此？二十九歲的人，正是情欲衰退，智慧拾頭的時候。故二十九歲出家之說較十九歲，其可靠成份，多而正確。是以三十五歲修道成功，爲衆說「華嚴」可信，該經上、中、下三本，下本十萬偈，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偈，上本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龍樹菩薩受持下本，流傳闇浮提。我國譯三種，然皆下本抄畧。東晉佛駁跋陀羅譯六十卷，曰六十華嚴，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曰八十華嚴，又唐般若續譯四十卷，曰四十華嚴。吾人今日讀者爲「大方廣佛華嚴經」——即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本。筆者手用本爲首版縮印本，尙十二冊。若下冊全部譯出，上中冊不遺失，其經之大、理之深、體系之浩繁，網羅萬古無不備；推之本來，無不全也。

以世尊之聰明，接觸之廣大，修持之苦嚴，我信上、中冊一定涉及政治改革，經濟改良，科學日用等大道理。我更深信：世尊此一思想至今仍存——可能分化、變質、被人利用，向瑜珈、密宗、印度教進行考察研究，不難發現，印度人能夠毀棄正宗佛教而建立新教，必然有一支持它的力量——那就是華嚴經的上、中本。

佛儒之道一也，其着手皆是小乘。其着手之後，儒家在治理社會，寓褒貶，別善惡；佛家在修持自心，心佛衆生，無差別。儒家在富而後樂，佛家在貧亦能修。修，是修本體、心靈、智慧；樂，是樂羣生、肉體、感情。儒家的高級知識份子，其用心與佛家同：心明理得及于事物，所異者爲：儒家注重現實，佛家注重未來，注重未來的畏因，注重現實的畏果、畏果者由法，畏因者由德，德是自治，治于未然；法是他治，治于已然。根據心理學、神密學、刑事學解釋，治于已然的是消極的，治于未然的是積極的。儒佛協調，則本標兼治。

我佛當時，志在渡化衆生，衆生性根千差萬別，我佛法門八萬四千。這就是佛說的「於諸衆生，隨其所應而爲說法」了。佛對衆生隨其所應說法的根本精神是，他知道衆生的「所作」、「因緣」、「心行」、「欲樂」故也。佛祖渡化衆生，是靠慈悲與神通，神通生觀照，慈悲作佈施；可是在人也要有願力與精力，平常不修持，也少乏心願，急時抱佛腳，可乎？佛門常開，佛燈常明，你不看光明，也不進佛門，這個忙是帮不上的。

世人愛貪者，佛告之以不淨法；愛怒者，佛告之大慈悲；愚下的，佛告之以多比較。羊羔雖美，衆口難調，有的人樂生死、執著空寂、心懈怠者，佛告之以三苦、精進、平等諸法。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午前完稿于台灣「自省精舍」之南窗下。

註五——如一，第十二冊，卷七十九，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十一。註六——如一，第三冊，卷十八，明法品第十八·一〇（五九〇）